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五三八・集部・別集類

曾文正公書札三十三卷

〔清〕曾國藩撰

曾文正公

書札

光緒二年孟穉
傳忠書局編刻

曾文正公書札二十七卷

門人合肥李瀚章後泉編輯

平江李元度次青

中江李鴻裔眉生

奉新許振禕仙屏參校

桐城吳汝綸摯甫

遵義黎庶昌莼齋

長沙曹耀湘鏡初校字

書札卷首

長沙楊仲蕃刻字

曾文正公書札卷一

起道光庚子訖咸豐癸丑正月凡三十一首

覆賀耦庚中丞 道光庚子

國藩頓首頓首耦庚前輩大人閣下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贐感謝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歸坐眚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遽釣過情之譽是再辱也蓋嘗挾剔平生之病源養癰藏癰百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爲騁辯

書札卷一

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忤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謾不以爲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厲階之生何嘗不歸咎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廓清之哉豈預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國藩以茲內省早歲所爲涉覽書冊講求眾藝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爲高談古今嚶嚶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

以思汗下如醵頃觀先生所爲楹帖道在存誠云云旨哉其開

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先生庶幾不欺者也倭良峯前輩見過自訟言動無妄吳竹如比部天質木訥貞足幹事同鄉則黎月橋前輩至性肫肫陳岱雲行已知恥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篤實者也國藩雖愚柔既聞明訓敢不請事若夫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徧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淺鄙而期許過實故謹布一二以爲請益之地亦附於皇華三拜之義云書不宣

書札卷一

盡伏維垂鑒

致劉孟容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開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脩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白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

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走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

書札卷一

三

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問學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冒免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咏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覩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譏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

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烈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醅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

書札卷一

四

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揚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覩盤詰之聲牙而謂尙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母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

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雖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於聲律續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

書札卷一

五

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關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答劉孟容

道光丁未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槁木之無情亦不忍置若

此性本懶怠然或施於人人豈謂施諸吾子每一伸紙以爲足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鑒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綱緼流行而不息人

書札卷一

六

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

徒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墨過乎義其流爲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鳳凰鴟鴞不同栖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舜負之鯀堙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卽物而區

書札卷一

七

之也今乃以卽物窮理爲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旣明則當畢吾好惡以旣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卽知卽行格致卽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卽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則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

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磨礱雖不克衷之於仁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怠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鑽奇零無由底於逢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僂焉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僻壤迺能求先王之道開學術之部甚盛甚盛

書札卷一

八

此眞國藩所禱祀以求者也此閒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闢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旣從數君子後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悖之言非敢執塗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賤軀比蒞弱不勝愚然無

恙閤室無恙郭大棲吾舍又有馮君卓懷課吾兒都無恙且好學國藩再拜

答黃麓溪道光戊申

兩接手書闕然未報疏嬾之咎靡所於辭夙邀德鑒亮獲寬宥比想道履清娛政祉佳暢甚善甚善蘇垣爲仕宦鱗萃之場以弟所聞大抵揮霍者蒙卓聲謹守者沈散秩生辣者鵠起和厚者蟻伏標榜者互相援引務實者獨守岑寂揆斯三者於吾兄俱未爲諧叶然君子之道不汲汲於名望要在案牘律例之中誠能三折肱而九折臂則閱時稍久亦終爲僚友所推上官所許弟有一言奉吾兄於數年之內行之者其曰耐乎不爲大府

書札卷一

九

所器重則耐冷爲要薪米或時迫窘則耐苦爲要聽鼓不勝其煩酬應不勝其擾則耐勞爲要與我輩者或以聲氣得利在我後者或以干請得榮則耐閒爲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無所求者不過二年則必爲上官僚友所欽屬矣此二年中悉力講求捕盜之法催科之方此兩事爲江南尤急之務一旦蒞任則措之裕如人見其耐也如此又見其有爲如彼雖欲不彪炳其可得乎來書過自抑退所屬望於弟者甚深故特以迂腐之辭上貢左右閣下以爲然耶否則弟居官依舊殊無佳兆去遣癰疾比已十愈其九根株未拔終恐復萌翰林不得外差其清況蓋甚於外吏然弟一毫不敢萌妄念目前所處既已忝居非分多

多矣而況敢再覬乎

與洪琴西

乖隔聲容遂更時月多思少置想同之也足下年少而志宏氣清而行峻自初相遇時劉君某雲蓋數數爲我言之其後相見益熟而察其所蘄皆古人所皇皇而僕日夜自憂不逮者甚矣足下僕之畏友也是以別後相望彌劇听而思焉宵而慮焉思者思足下閑遠之識道德文章何施而不成慮者慮足下歸處窮鄉孤學無助進而無與尉退而無與救有歧而莫之辨有疑而無書籍可證足下之爲學其不浪費心力而能油然而上達者蓋可必不可必之數矣是以每憶足下忽不知其相愛而相

書札卷一

十

恤也今者劉君將以明春南歸再四浼告屬與足下同居而共學劉君亦既許之矣足下可卽負笈而從之游劉君之爲學遠師朱子近法顧氏以義理爲歸而考之實事不尙口辯不馳聲譽並世輩流殆罕其匹今此之歸將讀書田閒事親從兄以式家而刑鄉甚盛惜也相載書策二三十簞百家之言靡所不備足下卽欲博覽周觀無事他求矣思之思之勿疑勿疑昔石徂徠師事孫泰山湯文正師事孫夏峯皆以宏名碩學宦成之後退然自居於弟子之列賢者之意量度越尋常萬萬也僕之鄙意匪惟厚望於足下亦將俾劉君收敬學相長之益區區之忱惟同志者深鑒之

致陳岱雲

二月之杪郭筠仙到京蒙惠賜夏布諸琛感謝一切政事內行纖悉畢知甚慰甚慰大抵丰裁甚峻而涯量稍褊仍不異往時在京相處氣象外吏之難蓋十倍於京輦大約佩韋多休佩弦多咎而閣下尤爲要務語曰察見淵中魚者不祥願閣下爲璞玉之渾含不爲水晶之光明則有以自全而亦不失已閣下以爲然焉否也去歲所寄冊頁多半秘褊之語尤願時時置之座右以當矇眊之箴鄙忱所貢只此而已

答歐陽功甫

道光己酉

春閒辱惠書竝詩一首荷意良厚而陳義甚高有非淺陋所敢

書札卷一

十一

當者然於足下教我之厚意不敢不敬承之也蓋僕寡昧之資不自振厲恆資輔車以自彊故生平於友誼兢兢焉嘗自慮執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來天下之善故不敢執一律求之雖偏長薄善苟其有裨於吾未嘗不博取焉以自資益其有以謙言諍論陳於前者即不必有當於吾未嘗不深感其意以爲彼之所以愛我者異於眾人泛然相遇之情也昨秋與二陳兄弟相見論辯之閒不合者十六七矣然心雅重其人以爲實今日豪傑之士所見雖不盡衷於道而要其所以自得者非俗儒口耳之學所及持論雖不必矩於醇而其所譏切實足以匡吾之不逮至於性情氣詣之相感又別有微契焉別後獨時時念之

以爲如斯人實友朋中所不可少者而不敢以門戶之見參之也蓋平日區區所以自勵而差堪自信者如此今觀來書操主宰而不分畛域之言乃適有會於余心焉故特述此懷以答雅意抑足下方妙年而所見及此其識解有大過人者故樂舉爲足下告也凡人材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軌而日即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足下慨然病俗學之陋且知務訓詁詞章以取名者之不足貴志趣所存有足向者誠於此審趨向循繩尺以求之所造豈有量哉秋闈伊邇計當專意舉業但循其程度而勿置得失於意中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也廣勇千里奔喪良堪憫念不知比已扶輿歸里否欲以一書唁之竝問訊懿叔行止倘有便鴻希并示及所錄詩詞以尙非其佳者往見渠兄弟詩古文各數十首倘可續寄否耶王船山通鑑論已刷出未告爲代覓一部行納價付意城處也

書札卷一

十一

與洪琴西

五月得接手書知去歲南返遂抱風木之悲以足下天性摯厚又內身古禮哀毀之餘殆難爲慮然君子之道毀不危身且椿闡健在正宜及時力學志其遠大來書於哀迫之下猶汲汲以篤實揚顯爲念此又能得事親之要道矣貴族刊刻先德盤洲文集甚善甚善然刻書之難排比倫次校讎譌舛大費工夫足

下去年依式繕寫不敢妄易一字自是古人慎重之誼然書局在涇而足下遠隔千里不知彼中董其事者尙有多聞之士否字畫之雅俗烏焉之展轉不得足下躬親其役恐仍非善本也然一經壽諸黎棗則傳播廣勝於墨守鈔本將來付存亡於不可知之數者多矣梓人畢工卽祈惠賜一部以擴蒙昧幸甚比得茱雲書知足下已至漢陽而以大水沮尼咫尺不得與茱雲相見可以想見漢濱昏墊之狀而尊府亦不無少膺其患矣茱雲家中至食黑麪療飢尤可軫慮渠自出都後來書屢言病體日減而八月一書乃言其飲食日少寒熱時作云云僕驟聞之心肝欲摧僕自今年來時時思憶茱雲不置故前有句云夜

書札卷一

三

夜夢魂何處繞大湖南北兩劉生精神自相往來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伏望足下卽日假館渠家日日而溫劭之事事而尉薦之或於茱雲之病不無少補夫金石之契青霞之想可以起沈鬱之痼可以作飛動之興固非藥餌所能擬其功亦非語言所能傳其妙也足下與茱雲皆有至情者當可與道此耳茱雲疾如稍痊卽速以書告我相思無已言不得達諸惟心照順問禮次近狀

答馮樹堂 咸豐辛亥

兩省來書伏承劉眷關山相望渴慕如何自與足下締好深言密意多在癸甲之年片語之達則金石洞穿小心和燮則冰絲

煖潤回首舊愛極不忘也乙丙以後離索頻仍閒亦商榷德業咨度軌涂自慙一步未移問途空熟是以忍焉而不言言焉而不竟耳來教示以道雖難盡知可自進意將十駕前追晝夜不舍此誠慙慙君子之用心也僕雖淺頑亦嘗側聞長者之風矣蓋君子之學道尤病於近名人稟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苟官骸得職作事有倫雖一字不識闕寂無聞於我乎無損也雖著述萬卷譽滿天下於我乎無加也世士不察乃欲舍此之由急彼之驚校經則漢宋分門論文則奇偶異幟小學金石算術輿地之事名目既繁風尚日新窮年而殫日悴力而敝身則足以熾其好名爭勝之私已矣豈篤於爲已者哉僕之往歲亦嘗馳

書札卷一

古

逐眾說昏庸作輟百無一成窮而思返恍若有悟乃知德性未尊則問學適以助長德性既尊然後吾之知識少焉而不足恥多焉而不足矜周公之材藝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疚也若其踐形盡性彼之所稟吾亦稟焉一息尙存不敢不勉是以邇日業術雖無寸進而心志大定寤寐安恬前年爲序送漢陽劉君亦曾道及於此今錄往一通足下視之亦足察僕之指趣矣足下好古覃思發篋鉤元誠慮以少知爲恥行且以多識爲矜未收其效先儲其弊區區規獻非至篤好安肯率爾乎莊子獨見淺人所次不足座瀆僕愛其離章分節差便觀覽故加丹黃奉呈誠熟諷彼書亦砭削名心之要齋也書不一一惟保身

爲祝天寒道遠相思相思

答歐陽小岑

屢省賜書愬然未報言念往昔箴規深至之論疾痛拯護之德極不忘也大君幽銘六年之諾恡不以償雖至不肖不至竟爾蓋自己已以來躬抱奇疴心血積損不復堪事顏面支體斑然無狀官牽私繫遂成廢物夙諾如山一不得遂至於祖父母神道之碑尊府及郭氏兩家幽室之銘皆不以時將事則其他負疚之多概可知矣本欲移疾歸去不復尸素此閒重乖高堂之望又遭責稍多賈豎未能貫我以是濡滯計期歲以內終當蟬蛻不願從子於萬山中耳比歲以來讀書之志愈篤而力愈不

書札卷一

五

副人事愈雜如瘡思語外若石頑中極了了也王船山先生崇祀之說忝廁禮官豈伊不思惟近例由地方大吏奏請禮臣特核准焉不於部中發帑也而其事又未可遽爾蓋前歲入謝上蔡今年崇李忠定若復繼之則恐以數而見輕且國史儒林之傳崑山顧氏居首王先生尙作第二人它日有請顧氏從祀者則王先生隨之矣大儒有靈此等遲速蓋有數存未可率爾也

復江岷樵

兩省來書知以太公大故幾至哀毀傷生大孝深痛固應有是然天不禍善終當無害自去春以來屢思奉書以爲從者行將北上相見伊邇無煩尺一而它人以書寓余轉達者往往而有

亦不以致展轉遷延積疚實多既得赴告之書又寄來七百七十餘金卽思裁覆而書中稱臘初決當奔喪起行計還書到浙固無及矣遂復遲遲思念吾弟懸悵不已蓋君子之孝尤重於立身內之刑家式鄉外之報國惠民凡吾行事足令人欽仰者皆吾所以敬吾親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戀者皆吾所以愛吾親也推此以求則尊顯之道事業無窮未可酷於一哀隕生誠性不達繼述之義翻蹈細人之行粵西盜賊方熾足下所居逼迫烽火團練防守未可以已或有企慕謀勇招之從軍則苦困之餘不宜輕往斯關大節計之宜豫國藩比歲以來益復億弱心氣積虧不堪慮事尙有一二奏疏從容入告計期歲內外

書札卷一

六

亦且移疾歸去閉關養病娛奉雙親自審精神魄力誠不足任天下之重無爲久蠹此閒赧然人上也寓舍小大佳善南中自家嚴以下俱託安康四舍弟以去歲三月來京今遣之歸附呈輓聯一事白金二十兩爲我具酒肴敬奠長者靈几之前其去歲他人託轉達之書一並將去所寄各家銀兩諸已清釐交付無以爲系書不十一惟讀禮保身奉母承歡無忽

覆胡蓮舫

去臘奉到手書懇懇數千言昔觀駸蔑之面今知故人心別紙所陳數事空山憂戚之中乃能釐傷民瘼遂欲拯桑梓於水火起瘡痍而沐浴之其爲惻怛豈勝欽挹以世風之滔滔長民

者之狹隘酷烈而吾子伏處閭巷內度身世即暑浮沈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觀鄉里飢溺滿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勢進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則吾子之迫切而思以籲於九閻者實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然事頗有難者自客春求言以來在廷獻納不下數百餘章其中豈乏嘉謨至計或下所司核議輒以毋庸議三字了之或通諭直省則奉行一文之後已復高閣束置若風馬牛之不相與如足下所條數事蓋亦不能出乎交議通諭之外其究亦歸於簿書塵積堆中而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每念及茲可爲憤懣故初奉尊書本思投匭徑獻繼念身處山中而屬他人上書闕下近世

書札卷一

七

已無此風且足下祥琴未屆反授人以口實故與可亭同年熟商若其託名他氏無難縷晰入告若以尊名特達則恐無益於民先損於身固未可率爾以當也中如林周二公仿漢氏繡衣直指之說良足以劇劇賊而懲墨吏國藩將據以上請會林公遽歸道山周公奉命撫粵而粵西盜賊亦日熾而不可嚮邇於是事有專重而治盜之使不復能旁及矣今春以來粵盜益復猖獗西盡泗鎮東極平梧二千里中幾無一尺淨土推尋本原何嘗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復反顧蓋大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者非一朝夕之故矣國藩嘗私慮以爲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財用三曰兵力人才之

不振曾於去歲具疏略陳大指財用兵力二者昨又具疏言之茲錄一通敬塵清覽未審足下以爲有補萬一否如以爲可行則他日仍當瀆請也國藩學識短淺自以躐躋高位不敢不悚切講求柰疾病相尋心血虧損夜不善寐稍一構思輒心動手顫年方壯歲境亦安榮而脆耗如此理不可解蒲葦之質勢難堅強以謬附於松柏辱足下知愛合傾誠相告耳至於簪紱之榮驕人之態雖在不肖猶能滌此腥穢足下乃以銜服見投母乃細人視我而鄙爲不足深語今亦不復相璧但求捐此陋俗而時以德言箴我幸甚無量書不詳盡伏惟鑒察并乞多謝王君子壽倘有藥石幸祝故人瞻望雲天企佇曷已

書札卷一

太

覆嚴仙舫

三月之末奉到賜書辱惠續行水金鑑及他珍物嘉貺盛懷感喟不既比想大旆遂已南征粵西小醜不謂猖獗如此天子以供億浩穰倚仗賢明故以屬之台端而姚公運籌鄒公建節皆與閣下素號石交如驂之靳宜克有濟不似往者趙辛乖分意見歧出也嘗考乾隆西師之役用兵五載轉輸萬里而以肅州糧臺爲中外之樞紐以大學士總督黃公廷桂任之其時羽檄星馳士馬糧械倥傯萬端黃公令藩臬道府州縣承辦軍需者皆同館一所公亦竟日危坐其中每郵騎至直入館院啟視符牒應付何司者立予分派目擊其錄稿鈴印畢即以咨覆重

門洞開毫無隔闔一切神速了無畱滯夫是以鮮中飽之人而少浮銷之費也閣下以他省官員客寄粵中地望未極優崇僚屬未甚愜洽不審遂能遠法黃公得以惟所欲爲否如其上不見疑下不見忌則所益於國帑者爲已多矣鄒公幕府有汪君者與國藩友善熟於輿地亦能屬文蓋軍中有用之才閣下試引與深談亦足助韜鈴之萬一岷樵讀禮山中誼當爲鄉里禦寇然墨經從戎則非所宜弟比有書告其不必遠出君子愛人以德似應如此閣下以爲然焉否耶書不十一伏冀迅奏膚功 懋賞歸朝一握爲歡慶幸無量南望雲山不勝馳系

覆羅羅山

書札卷一

九

辱逮書辭寵惠無量以閣下之賢而國藩幸同里閨國有顏子而行誼不達於巖廊僕之恥也來書反復陳譬所以砭警愚頑良厚中如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貪位之私心也不務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後世苟且之學也四語國藩讀之尤復悚感蓋古之君子不鄙其君爲不可與語堯舜之道不薄其友爲不足與言孔孟之學不自菲其身不可爲聖賢而姑悠悠浮沈於庸眾之中豈好爲高論哉非此則不完其本然之量是不敬其君不敬其友而自蹈其身於僂辱之途者也國藩謬與當世長者遊處竊嘗竊聞斯義不自病其無似輒欲以唐虞吁咈儆戒之風致之乎吾 君之前於昨四月廿六日敬陳 聖德三端預

覆毛寄雲

書札卷一

三

防流弊一疏學道未深過傷激直閱七日而春介軒廉訪來京遞到閣下一書乃適與拙疏若合符節萬里神交其真有不可解者耶今錄往一通閣下詳覽而尋教之山中故人如劉孟容郭筠仙昆季江岷樵彭筱房朱堯階歐曉岑諸君不妨一一寄示道國藩忝竊高位不敢脂韋取容以重負故人之期望者此疏其發端也又三月間有理財汰兵一疏亦附塵觀覽如有不當無惜辨駁糾正國藩學本疏陋重以多病連年心血積虧畫不耐思宵無佳寐計稍遲歲時即當解組歸養從吾子與孟容於萬山恬寂中耳賀藕庚先生夙所欽嚮崇祀鄉賢允光俎豆然更拘成法未敢率爾國藩當一一檢究察已往例案果有似此者否六七月間交賀禮庚寄聞此間以爲無窒碍然後關白大吏再行呈請自無所妨書不能悉諸惟心鑒

去歲奉一書久未報答心之愧悚殆無以狀平生于骨肉至交往往往坐是取戾究其寸心則未嘗須臾忘故人也况相與之摯如吾子者耶郭觀兄來都下備陳吾子光儀警欬又道眷懷下走齒飾溢情以是益觸鄙念晨夕增慙比想祥琴將屆動定康愉甚善甚慰國藩久點朝班學無寸進思所以稍竭涓埃上裨明聖而不得竊要無補實政三月之初曾陳練兵一疏以國家養兵歲餉千八百餘萬既已不勝其費矣而乾隆四十七

年一舉而增綠旗兵六萬有奇每歲多靡餼百餘萬請仍裁此項兵缺出不補以濟今日度支之絀四月之末又條陳一疏以乾隆初元孫文定陳三習一弊劄子論者謂足開六十年太平之基今 天子躬堯舜之資亦當預防美德中之流弊以開無疆之祚私衷耿耿遂不覺過於激切 聖量如天恕其狂妄曲賜優容不特賤軀感激捐糜不足云報凡在知愛無不代爲次骨非遭逢 盛世烏能釐直不諱若此乎外閒譽我者或過其情議議者又未察其實蓋措辭豈能悉當此心要自無他茲可爲知己者道耳閣下至性過人才能幹濟弟每與鶴田敬堂燕語未嘗不篤憶賢者自星房榷鹽雨三行河京國舊雨日以耗

書札卷一

主

少祇冀台從還朝時相依密賤軀所患癰疾今夏乃得大愈七年之病百端糾纏人事日生精力衰減畫不耐苦背無佳眠頃又兼攝秋曹公牘蝟集而退食之暇必讀書半卷以期補過南中自家君以下并託平善京寓大小無恙兒子學爲史論頗明順少者四歲矣五女子漸長諸堪告慰惟久宦多責負未能償人去家十二載思親極篤未克還歸不能無悵悵然亦罔所爲計也

覆陸立夫中丞

四月閒蒙頒到郝箋爾雅五月又承惠函仰叨注記悚焉增感每於東漁世叔及伯魯處私問起居雖山川之遼阻乃啓款之

如親而鏡海丈來京又時時稱道長者風規三年以來東南元氣蟠然大還矣大氏事機之轉其始賴一二人者默運於淵深微莫之中而其後人亦爲之和天亦爲之應淮離之改未久而謗歟爲之遽熄灌塘之敵已極而清水爲之反高此類有天人之神助以慰勳臣之苦衷者亦足以塞因陋就簡任其頽而不挽者之口也惟湖身日高有心同慮此天地之樞紐河漕之鈐轄二郡之民命兩淮之鹽場胥於此乎關係而茫茫巨浸人力莫施西隄之興蓋亦思患預防不得已之長策第工築地形東西丈尺言者不一不審繪有成圖可以寄示一二否近閱水部奏牘似欲操之一切反疑此舉不過借爲將來另案之張本也

書札卷一

主

者此蒙之所增惑也郭雨三從政河干夙亦好學深思想仰稟渠誨講求益熟國藩久點京秩毫無報稱素餐之恥積日彌深賤軀夙遭癰疾今始大愈七年之病精力耗減畫不耐勞宵無善寐頃又兼攝秋曹公牘叢冗益虞竭蹶茲因曹西垣大令光漢之官院中肅箋恭諗與居曹君與國藩同出徐曉村師門下本以薪傳之餘緒又託樾蔭之末光誼當趨謁戟門稟承迪訓書不詳盡諸惟心鑒

致江岷樵

二月中舍弟南旋寄塵一書并奠金輓聯舍弟所在耽閣五月初始抵里不知何時達尊覽也前書勸吾子無以墨經從戎其

時不過以新甯逼近粵西恐有相迫而出者故預爲尼之不意後乃有饗相奏請之事饗之知君蓋自左景橋上書言兵事數條中有一條及君追僕知之欲行阻止而饗公已禡身成行矣吾子在憂戚之中宜託疾以辭庶上不違 君命下不廢喪禮頃聞吾弟被 命卽行雖軍旅墨衰自古所有然 國朝惟以施之武弁而文員則皆聽其盡制無奪情之召聞仙舫翁亦有書爲之勸駕蓋亦急於勤民而不及深思而吾弟亦不免輕於一出君子大節當爲世所取法未可苟焉已也所幸者聞尙在烏公幕府未嘗署一官領一職猶爲無害於義將來功成之後凡有保奏議敘一概辭去且豫將此意稟明烏公轉達饗公

書札卷一

重

再三懇告如不保敘則仍效力行閒終始其事如不允從則託疾歸去如此則從戎以全忠辭榮以全孝乃爲心安理得若略得獎敘則似爲利而出大節一虧終身不得爲完人矣聞烏公爲當代偉人僕於邸鈔讀其摺奏傾心欽服吾弟入其幕府足以增長閱歷洞習韜略他日事業愈不可量僕亦樂弟之因此而彌增智勇將來備 國家艱大之任也若弟不在烏公處則他人罕足與共事即可抽身歸去既不願得保敘又不能成功又不獲與賢者同事增長智勇則何必久繫彼中使方寸長此懸懸乎有汪君少逸元慎者居鄒中丞幕府長於地理之學與僕相好頃渠以書來道足下繪潯州圖極爲烏公所賞歎果爾

則亦善矣汪君熟於開方計里之法可從之講求也僕守官如常靡足稱述三月閒陳汰兵一疏以粵事方棘未報四月又條陳一疏以 聖德盛美而預防其蔽大致似孫文定三習一弊疏第孫託空言而僕則指實太傷激切蓋嫉時太甚忘其語之慙直 聖量如天曲賜包容不唯不罹罪譴亦且不挂吏議凡爲臣子同聲頌 盛朝不諱感激思報况僕之身受者乎比兼攝秋曹尤忙異常幸癖疾大愈十去其九南中自家君以下及寓中大小并託安善堪慰廬注粵中兵事凡吾弟所親見者望日日記出閒中縷晰示我

復汪少逸

書札卷一

西

前奉到六月手書頃又接七月廿二惠函并紫荊山潯州東北境二圖兵事雜錄一紙非武庫在胷烏能昭晰曲折若此非至篤好又烏有於萬里之外一一縷述以嘉貺愚蒙乎至感至感無已藤峽險隘古今嘯聚若出一轍目前既據雙髻四面嚴堵犂穴殲渠計在旦夕此地得手則南太之羣醜梧鬱之游匪諒無足慮閣下以洪偉之才專精地學若遂爲藤峽一書而以粵西全省形勝附著其後則後日甯心兵事者必將取法乎此較之河套志三省邊防等書尤爲切要疆場之役所以磨鍊豪傑之資也前代如王伯安孫高陽其初亦不過講求地利耳其後遂爲儒將豈不貴乎閱歷哉圖中惟北路與修荔永安壤接之

區尙多未盡而粵西要害尤在邕州尙乞細爲考訂教我不得弟守官如常亦乏佳況五月以來兼攝秋曹日日奔走於簿書塵埃之中舊學日蕪新知彌寡大興徐氏書籍近遂歸之坊賈名家晚節往往如此其地圖竟不知所之矣吾友江岷樵血性男子若閣下與之相遇以君圖中之精詣益渠行閒之閱歷神劍相合必兩相忻暢也

復郭雨三

兩奉手示闕爾不報非至篤好能無督責寸心之私固無日不依密侍從之旁想亦荷曲原也幼章方伯來備述光儀營款且言從事河閒講求宣房上考成案近覈全局實能不囿於一時

書札卷一

五

一隅之計前賜函中已略見一斑矣頃者兵三堡之災猝不及防遶此閔凶河帥原摺以爲河水經微湖一過出而漸清運道仍爾遄行無滯弟思黃河初決經微湖之渙漑自當稍清若灌湖既久則湖波不足以資刷漑恐全黃入運運道不免終受其淤且原摺稱黃水入微湖而後挾運道而下東趨駱馬湖由六塘河入海而於駱馬湖以下之運道若何則未嘗分晰言之但云必不誤回漕而已弟思水不兩行漕不兩盛假使全黃大漕盡注駱馬湖則運河之小溜亦恐將掣動而從其大者自汭口以下中河口以上恐運道不免有斷流之患蓋自微湖以至清口運道五六百里上游爲黃漕所經則虞其淤塞下游爲黃漕

所不經則虞其斷流二者弟之私憂過計望兄將目下形勢詳悉示我粵匪未靖而河事復棘天子蒿目焦慮而書生束手無策虛糜厚祿以是悚愧不可名狀前者老兄來書以謂全河關鍵在先修山盱之六埧次濬清口之引河此與弟夙昔鄙見若合符契自嘉慶年間有減黃拾清之說往往啟上游峯山祥符五瑞等閘灌入洪湖於是乎全湖之底北常高而南常窪至前年啟放吳堡而湖底之北邊愈高惟北底苦高故水少則運道有淤塞之患惟南底苦窪故風大則石隄有掣損之患有識之士多謂修六埧以洩全湖之異漲挑引河并挖濬湖之北底以疏引湖入運之路復王營減埧以掣低黃河之面此三者皆不可緩之工也要使洪澤巨浸仍復七分入黃三分濟運之舊然後可以少安不然以全淮而迂道下江以漕艘而灌塘出黃此皆逆天而任巧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淺見懸空老兄躬歷周勘無惜隨時一一示我至感至要弟身體如常癖疾雖不盛發亦不全愈公私忙冗無暇讀書日就頽廢頗用爲恨然來示有云用心太過不惟生疾寢至廢事仁人藥石之言敢不敬佩夏間一疏以未發不敢寄呈狂愚之性學道未深曾蒙於田敬堂書中示我弦韋然舉世默默而時事多艱又似未宜苟隨老兄其更爲詹尹之卜乎

與劉星房都轉書論鹽務

書札卷一

五